

马来西亚的

计时炸弹

林吉祥从政50周年中文纪念版

林吉祥著



众意媒体原名源自马来文Genta Media, Genta, 有大钟之意, 蕴含欲向广大群众吹起号角, 传达紧迫讯息的意思。自2010年伊始, 众意媒体成为开创与引领马来西亚知识版图的公共事务出版社。

对众意媒体而言, 知识并非少数精英的专属特权。我们旨在面向公众, 从事自我赋权与自我醒觉的宣传与教育工作。我们专注从事全国性及国际间的社会经济、政治议题以及重要思想的出版, 这些广泛的议题都与我们的日常生活紧密相连。

请今天开始紧贴我们最新出版的讯息, 共同参与改变社会的契机。

马来西亚的  计时炸弹

林吉祥从政50周年中文纪念版

马来西亚的() () ()计时炸弹

林吉祥从政50周年中文纪念版

作者 / 林吉祥
编者 / 黄书琪
校译者 / 邓婉晴、张玉麒、杨丽玲
美术设计 / PM Wang
排版 / 黄珮雯
出版 / 众意媒体

Genta Media Sdn. Bhd. (887969-M)
Blok A, Tingkat 2,
Wisma Wenworth KL,
Jalan Yew Off Jalan Pudu,
55100, Kuala Lumpur.



03 - 9281 8105



Genta Media



gentamedia.com



info@gentamedia.com

印刷 / Vinlin Press Sdn. Bhd. (25680-X)
No.2, Jalan Meranti Permai,
Meranti Permai Industrial Park,
Batu 15, Jalan Puchong,
47100 Puchong, Selangor Darul Ehsan.
版次 / 初版 2015年6月

Perpustakaan Negara Malaysia

Cataloguing-in-Publication Data

林吉祥,

[Malaixiya de ji shi zha dan : Lin Jixiang cong zheng 50 zhou nian zhong wen ji nian ban]

马来西亚的计时炸弹：林吉祥从政50周年中文纪念版 / 林吉祥著

ISBN 978-967-13204-0-2

1.Malaysia--Politics and government. I. Title.

320.9595

Copyright © GENTA MEDIA 2015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本书内容在未获得出版者与 / 或作者的许可下，不得翻印、存档于供载取或任何形式的转传；包括电子、影印、录影、录音或其他复制形式。本书内容不代表出版者与发行商立场。

本书若有破损、缺页或装订错误，请寄回本出版社更换。

目录

- 2015年中文纪念版译者序：
我们没有理由说放弃 _____ 黄书琪 1
- 1978年之序 _____ 曾敏兴 4
- 1978年（初版）序：
国会里的民主行动党 _____ 林吉祥 7
- 1978年（再版）序：
1978年全国大选——
民主行动党最美好的时刻 _____ 林吉祥 10
- 2009年（30周年纪念版）序：
拉曼（Rahman）预言的终点——
马来西亚人准备好了吗？ _____ 林吉祥 22
- 2015年中文纪念版序：
马来西亚的新计时炸弹 _____ 林吉祥 25

国会的隐忧

1971年2月23日，国会复会后的首要事项，《1971年宪法修正案》的辩论演辞

49

为何要举行地方选举？

1972年2月11日，针对工艺、研究及地方政府部长王其辉，感谢皇家调查委员会西马地方政府报告书议案，提出修正动议的演辞

73

马来西亚人的民主化生活

1972年5月11日，国家元首御词的辩论演辞

85

吉隆坡人选举权之剥夺

1973年7月9日，《1973年宪法(二号)修正案》的辩论演辞

93

劳工最低薪资法案

1974年7月17日，寻求国会下议院批准，推出一份符合工人基本生活需求工资的私人法案

107

马来西亚的蜡染布幕

1974年11月9日，感谢国家元首施政御词的辩论演辞

115

政府高官的贪腐行径

1975年10月27日，动议要求国会批准私人提案，修改《1961年反贪污法令》以肃清高官阶级的贪腐行为

125

华小与淡小的未来

1975年10月27日，动议要求国会批准提出私人法案，撤除《1961年教育法令》第21项第2款条文

137

马来西亚的新秩序

1976年1月27日，针对拿督胡先翁在敦拉萨逝世后，接任马来西亚第三任首相一职的不信任动议辩论演辞

149

《第三大马计划》及马来西亚的计时炸弹

1976年7月20日，《第三大马计划》的辩论演辞

159

政府医院的人才流失

1976年12月10日，卫生部预算的辩论演辞

181

遭《内安法令》拘留的陈庆佳与陈国杰

1977年3月22日，国家元首御词的辩论演辞

191

2015年中文纪念版译者序

我们没有理由说放弃

如果这本书的封面没有在《马来西亚的计时炸弹》后写上《从政50周年纪念版》，这一本读起来令人怅然的国会演讲集，恐怕会让人以为是林吉祥最近几年才发表的讲辞。

在文化流行圈里，经得起考验的设计与作品是隽永的；但在政治圈里，林吉祥在30至40多年前点出的问题，放诸今日的马来西亚依然是应验的论点，恐怕并不值得读者为此额手称庆。

原书文章因主题被分为四大主题共33篇，但在这本从政50周年纪念版中，我们决定只节选12篇最精彩的，也与眼下时事依然相关的演讲稿，并以时间顺序排列。

这些写于30年前或更早的文章，说明了我国今日样貌的来由。例如，自1970年代开始的人才（尤其是医界）外流，时至今日，我们外流的人才只是从遥远的纽澳英美，慢慢转到比较近的地方如新加坡。如今，新加坡公私立医药机构里，有将近半数的医护人员是马来西亚人。

这个国家何以令人失去归属感，以致不愿归国？

我们或许可从书里寻找答案。建设一个具有向心力、国民认同这块土地、愿意分享彼此情感的国家并非易事，这项大工程不是国阵每几年抛出口号、推出爱国歌曲、在计划里明言要达成国家团结目标，就可宣告竣工的工程。

因此，延续国阵过去半世纪以来惯用的方法推出的“一个马来西亚”计划注定失败，道理很简单，如果过去的方式是成功的，我们今日也不需要这个口号来提醒彼此。

30年警语——应验

错认目标、用错方法、缺乏决心，大概就是国阵在马来西亚建国与经济发展上所犯下的几个核心错误。

读者将会发现，诸如贪污、教育、劳工、贫穷等贯穿全书的问题，至今犹如陈痼。

贪污问题自不待言；至于教育，自上个世纪70年代到这个世纪的首十年，国家在主要教学媒介语都一直兜来转去，仅系于一人喜好之上。当国阵领袖指责反对非母语教育的人政治化议题时，我们只能慨叹教育问题遭国阵去专业化，被政府拿来实验的那一代学子只能自叹倒霉。

国阵政府直至看到民联替代预算案针对国内60%的低收入的家庭提出支援方针后，方才恍然大悟，发现原来我国有60%的家庭每月收入低于马币3000，月收入低于马币1500的家庭更有40%，因而在万物价格飞涨、通膨严重与选举压力下，开始每户派钱救急。

立法：被忽略的重要工程

约翰洛克（John Locke）在其著作《政府论》中明确指出政府为“必要之恶”，政府权力若是过度扩张，将会侵害人民的自由。我在研读美国宪政发展史时则发现，美国历任总统都每每透过修法、修宪来扩大总统所拥有的权力，即便每一项权力未必在当时能够立即彰显其功用。就如白宫的原始样貌也并不如今天这

般，而是经常年扩建后，房间亦愈来愈多，随时备用。修法（宪）所得的权力亦是如此。

过去半个世纪，国阵因为掌握国会多数，因此修法扩张的行政权力大得惊人，以至于国会竟然可以通过追溯立法的法案。所谓追溯立法，是新立法案的效力，可约束立法前所发生的行为，一般而言，这样的情况绝对不允许存在，否则政府就可以透过立法或修法使人脱罪或入罪。

林吉祥当年的演讲就已触及的议题，到今天依然没有获得普遍重视的也大有所在，劳工权益问题仅为其中之一。这些看似与大家无关的立法，只有在个人遇上麻烦时，才会惊觉国会修法、立法原来如此切身与重要。

深化讨论的必要

马来西亚整体社会在长期压抑讨论与缺乏公开理性论政的氛围下走了半世纪，国会立法权在首相行政权高度集中于首相署的情况下，看起来也像是一个橡皮图章，不具实质意义。

值此重要时刻，透过作者30至40年前的讲稿一窥国会生态，再反思我们今日的政治与社会动态，我们需要更深化讨论各种概念，包括如何要求公务员乃至政治人物利益回避、恢复程序正义，才能修复过去半个世纪因国阵腐败导致溷乱的社会秩序。

这一切有待公民社会的崛起与更大部分人的甦醒，而在第13届全国大选之后，我对此更具信心。孙中山用了11次革命方才成功，林吉祥至今也用了50年，我们正处在最有条件改革的年代，没有理由说放弃。

黄书琪

2014年12月31日

1978年之序

民主行动党在1969年首次参加全国大选，拿下13个国会议席及31个州议席。在1974年全国大选，我们仍有9名国会议员及23名州议员重返议会。

过去十年来，独立后出生的一代的效忠对象已为国家而非族群，但民主行动党却注意到国阵政府无法建立一个多元的马来西亚国族。我们对此从未间断批评，我们立场坚定地在国会内外批评国阵，我们尤其关注阶级剥削、贪污、侵犯人权、不民主作为、政府行政失当及滥权的问题。

然而，民主行动党一直遭到媒体政策的打压消音，尤其无法获得英文与马来文报章的报道。虽然这本书是时任民主行动党秘书长暨国会在野党领袖林吉祥在国会的演讲合辑，但马来西亚人也是首次有机会阅读这些讲稿，皆因媒体总是在民主行动党提到国家建设基础问题时消音，或者只零碎地撷取几段文字。

因此，出版此书有两项目的：

- 第一，为了民主，我们必须打破媒体封锁，让所有马来西亚人都有机会接触民主行动党在国会里提出的立论、概念与政策。
- 第二，虽然收录的讲稿称不上完整，其他民主行动党的国会议员，甚至林吉祥本人大部分的演讲记录都还未曝光；但它至少记录了民主行动党在国会的表现。

回头检视民主行动党，即便我们的领导人必须为政治理念付出沉重的个人代价，但我们不曾在政治责任、为民发声的承诺上退缩。

林吉祥从1969年5月至1970年10月期间，遭政府以《1960年内部安全法令》无审讯扣留18个月。今年（编注：1978年）4月23日，他又再次被政府以《1971年官方机密法令》逮捕，并控以五项罪名，最高刑期可达31年。与此同时，民主行动党全国组织秘书暨《火箭报》主编巴都（P. Patto）也在《1971年官方机密法令》下被提控。事件肇因于林吉祥公开质问马来西亚皇家海军购买四艘瑞典制巡逻快艇的价格，在林吉祥挑起问题之后，这笔交易的买价成功降低了马币900万。

此时此刻，民主行动党两名领袖——华都牙也国会议员陈庆佳与全国副财政陈国杰，仍被拘留在甘文丁扣留营。他们除了遵循宪制与民主程序地行使公民权利之外，根本就没有犯下任何错误。

还有许多民主行动党领袖都遭司法迫害，在马来西亚政治上，从来没有一个政党像民主行动党一样，有这么多领袖及党员遭政府有系统地提控。

民主行动党的前方是一条崎岖的道路，路途中必然有人会因为意志不坚或耐力不足而倒下；其他退出者则可能是因为他们对民主的理想与宪制斗争的希望幻灭，将它们视为无用，仅流于表面。

民主行动党是由一群爱国的马来西亚人于1966年创立，旨在打通一条路，一条通往民主社会主义、属于马来西亚人的马来西亚的道路。民主行动党的领袖与党员一开始就清楚，这条路不是鸟语花香的大道，而是荆棘满布的曲折小径；我们面对的是由封建利益仲介组成的邪恶联盟，那里充斥着许多为了捞取利益而无耻迎合沙文主义的人。

无论民主行动党曾经历，还是未来可能面对任何苦难，在人民持续支持下，我们仍将致力打造一个信奉民主社会主义、属于马来西亚人的马来西亚。

民主行动党全国主席

曾敏兴医生

1978年5月27日

1978年（初版）序

国会里的民主行动党

这本国会讲词合辑提供大家一窥马来西亚在过去十年的政治与历史动态，但由于篇幅有限，其他一些针对重要课题的讲词并无收录在书中。这些讲词反映了民主行动党在至高无上的国会殿堂与议会民主过程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

但很不幸地，民主行动党实践议会民主的道路并非一帆风顺。我们发现在1969年至1974年的国会会期中，执政党为了巨大的政治利益，惯于凭借其国会多数的优势，滥用国会程序与惯例。

例如在1971年2、3月，国会好不容易才在停止运作了21个月后才恢复议事；但13名来自民主行动党的国会议员，却在首次召开理应历时16天的国会下议院会议中，就因为议长的偏袒和不公，被迫在第10天集体走出议事厅，杯葛其余议事，以传达最强烈的抗议。

虽然民主行动党是国会最大的在野党，但议长却奉政府之命，在辩论元首御词时，为“惩罚”民主行动党而禁止其国会议员发言，或回复执政党议员对民主行动党领袖个人的恶毒攻击。这是对民主行动党敢于发言及投票反对《1971年宪法修正案》的惩罚，该修正案撤除了国会的免责权，但凡有人质疑四项“敏感”议题，就会触法。

1973年4月18、19日，当时1万4000名马来西亚教育文凭（MCE）的考生因为马来文科目不及格而无法取得文凭，引起社会普遍焦虑，议长却拒绝民主行动党修改感谢元首御词动议的建议，以传达这项讯息。这不仅违背了国会的惯例，同时也显示议长对国会传统与常规的认知贫乏——事实上，修改感谢元首御词旨在抗议执政党，而非对国家元首不敬或无理。

1971年2、3月的首次国会会议，民主行动党的国会议员们做足功课，提呈了一连串的口头与书面提问要部长作答，内容涵盖所有与人民生活息息相关的议题。单是我自己就提呈了152道问题。最后，下议院竟干脆修改《议事规则》，将每一名议员在每期国会能提呈的提问，限制在20题口头质询与5题书面质询内！

作为一名有良知的政治工作者，民主行动党国会议员也充分利用国会休会动议的机会，在每一次下议院会议结束前半小时，提出特定议题与问题，要求部长留意及回应。最后，《议事规则》又遭修改，在每一季国会会期最长的两次会议中，即辩论元首御词及预算案会议，禁止休会动议环节。

但是，民主行动党国会议员丝毫不受阻挠，继续在两次日数较短的国会会议中充分利用休会动议。结果，政府诉诸前所未闻的手段破坏休会动议这个环节，他们集体离席，只留下一名部长级议员，迫使议长因为人数不足而休会，执政党的国会议员则无视要求议员入内补足开会所需人数的铃声作响，反而在议事厅外如顽童般大笑，为计谋得逞而自鸣得意。

在英国的下议院，休会动议也常常是在空荡荡的议事厅内开始，但绝对没有人会蓄意站起来高喊“法定人数不足”，迫使议会中止！

1974年7月19日，我因为称国民阵线（National Front）为“国民骗子”（National Fraud），而遭议长停职。

在野党议员所提出的私人法案往往因为不获分配时间而遭扼杀。1974年全国大选之后，我曾致函当时的首相已故敦拉萨，抗议这类滥用国会程序的手段，最终获得正面结果，让在野党议员的私人法案终于获时间分配得以提出；但没过多久，一切又故态复萌。今年（编注：1978年）四月，我就独立大学提出的动议，就因政府不愿分配时间在国会辩论而流产。

1975年2月，万里望国会议员范俊登遭吉隆坡高庭判决触犯煽动罪，政府在范俊登仍在联邦法院上诉期间，史无前例地宣布万里望国会议席已经悬空，发出补选令。

我立即去信首相，抗议这项“违宪、不符合议会惯例且侵占国会权力”的举动，并且促请首相“维护自然正义的原则，遵循国会惯例及宪法的圣洁，暂缓举行万里望国会议席补选”。

就在1975年3月15日，万里望国会补选投票日前三天，吉隆坡高庭谕令万里望议席没有悬空，为这一场补选喊停。

这显示了我们迫切需要动员公共舆论来捍卫国会的理念、传统与机制，以避免民主信仰被不坚定的人破坏，正如艾顿（Acton）说得好：“权力使人腐败；绝对的权力使人绝对腐败（Power corrupts and absolute power corrupts absolutely）。”要让舆论的动员得以成功，公众必须对国会理念、传统与机制的威胁有更多的醒觉和意识——这也正是这本书诞生的目的。

林吉祥

1978年5月25日

1978年（再版）序

1978年全国大选——民主行动党最美好的时刻

国阵（国民阵线）企图在1978年全国大选中，以狂风扫落叶的姿态打垮民主行动党，但他们并不是以民主的政策、理念与程序来竞争，而是利用种种不民主手段，让这场选举成为马来西亚历史上最不民主的大选。

国阵的谋士计划要让7月8日的投票日成为民主行动党最黑暗的一天，但它却成了民主行动党最美好的时刻。

在1978年全国大选中，民主行动党犹如手脚被五花大绑，喉舌被堵地奋战；被“勇敢”的国阵领袖拳打脚踢，还偶有泰拳飞踢。从外围来看，《新海峡时报》、《星报》、《前锋报》等报纸、电视台和电台，都直接将导弹对准民主行动党。国阵的谋士都以为民主行动党不可能撑过几个回合，但是在人民支持下，我们不止在历经了15回合的选举竞赛后仍然坚定站着，没有瓦解，我们甚至把国阵领袖如拿督李三春、林苍佑医生及丹斯里马尼卡瓦沙甘（Tan Sri Manickavasagam）打倒在地。

民主行动党在1978年全国大选中拿下16个国会议席、25个州议席的佳绩深具意义，因为我们是在四面埋伏的情况下获胜。假设这是一场民主且公平的大选，民主行动党应可轻易地拿下超过20个国会议席、50个州议席。

国阵行事卑劣

国阵在1978年全国大选中玩弄肮脏手段，最大的秘密武器就是不让公众集会，完全不让民主行动党有机会接触选民。

1978年6月5日当天，《新海峡时报》以头版报道一向寡言的总警长丹斯里哈尼夫（Tan Sri Haniff Omar）与警员的谈话，他在怡保举行的警察排球锦标赛之后呼吁警察：“从现在开始保持警戒至8月31日独立日”，原因是6月20日将是马共成立30周年纪念日，届时可能会爆发暴力事件。

哈尼夫还说这些暴力事件“可能会在从前没有共产党活动的州属出现”。

哈尼夫所描绘的景象与时任副首相马哈迪早前向欧洲外国投资者叙述的肯定是大相径庭，后者才表示马来西亚没有任何安全问题。

正如我在当天召开的记者会上所说：“总警长的演讲有政治目的，是为了全国大选而准备，旨在禁止公众集会，以及限制将在未来数周举行的全国大选的竞选活动自由。”

我还在记者会上补充说：“任何禁止公众集会或限制竞选活动自由的举措都是不合理的，只有执政党为了在大选中拿下更多议席，才会如此无所不用其极。”

“假设总警长认为国内安全状况非常严重，以至公众集会及自由的竞选活动不应被允许，那么以他职责所在，他应该建议首相暂时不要举行全国大选，更何况这届国会任期到1979年8月才截止。”

“在此，我呼吁首相拿督胡先翁不要成为第一位禁止公众集会、限制竞选活动自由，导致大选不公平也不民主的首相。假设我们真该禁止公众集会与限制竞选活动的自由，那么首相应该把全国大选延至8月31日独立日之后的时间。”

“全国大选不只是定下一个投票日，让人们去投票这样而已；大选是人民审核政府表现的机会，是人民聆听、考虑、衡量各个政党的计划与政策之后，才决定应该支持哪一方的过程。”

“有些国家也举办选举，但选民只能投票给官方设列好的候选人，这根本就不是我们所理解的民主，就连国阵领导人也会嘲笑这样的‘选举’。但是，马来西亚的‘操纵式’选举又与前者有何不同呢？人民遭政府以电视、广播及其他大众传播媒体的宣传轰炸，而在野党却无法透过任何途径接触选民，宣传他们的政见。”

全国大选的目的是要实现民主，而不是破坏民主，但在1978年的全国大选当中，这些民主基本规范与概念，却被那些意图维持马来西亚民主外衣、挖空民主内涵的人所攻击，他们意图“使用民主摧毁民主”。

结果，1978年全国大选成为最不平常的一次选举——这是一场没有议题的选举。每一天，马来西亚人都从报纸上看到国阵宣传机关制造神话寓言，攻击民主行动党，诋毁民主行动党领袖。许多国家议题理应是选举过程目的之一，却在大赛中缺席。这些重大国家议题包括：经济平等与公义、阶级压迫导致的资本与无产阶级差距扩大、孩童教育机会、贪污、人权、民主的未来，以及最重要的是，我们在为孩子建构怎样的马来西亚。

我们不谈不是因为这些重大的课题已经解决；事实上，马来西亚自立国以来所面对的根本和重大课题，从未像现在这般复杂而尖锐。

然而这些重大的国家议题，都被国阵透过禁止集会，及对大众媒体的控制而压榨和噤声。最终，民主行动党根本无法在竞选过程中提出这些议题，更别说是将议题具体化。

民主行动党在1978年全国大选中丧失先机，更无法发动攻势。

1974年的大选，有两项策略导致公众形同被褫夺公民权。多达10万名选民在投票日当天，发现自己的名字不在选民册上，因此失去投票的权利；另外一个打击的方式则是透过重划选区来利惠国阵而不利在野党，导致现在一个八打灵国会议席有多达9万611名选民，而吉兰丹瓜拉吉赖（Kuala Krai）却只有1万9697名选民；丹斯里卡迪（Tan Sri Kadir）在柔佛州丁加洛（Tenggaroh）的选区也只有2万308名选民。若以一人一票的民主系统考量，八打灵地区至少应该选出四名国会议员。

1978年，国阵用来打击在野党的“秘密武器”就是禁止公众集会、控制大众媒体，以及不让在野党有机会接触选民。然而他们的秘密武器不仅于此。

在提名日当天，17名民主行动党州议席候选人与7名国会议席候选人，遭选举官以难以服众、不合理的理由取消竞选资格，剥夺了多个地区人民要以民主方式选出他们属意的民意代表的权利。

不分青红皂白地在提名日当天大量取消候选人资格，是选举委员会在选举能力上的一大污点。选委会的角色是举办公平选举，不是否决人民选择民意代表的权利。唯有出现欺瞒或不实陈述的代表时，选委会才应拒绝提名。

选委会的另一大瑕疵也是一直存在的严重问题，即已登记为合格选民的人，或持有选举委员会肯定书的人，其名字却会神秘地从选民册上消失。难道选委会真的没有能力、技术和专业，去研发一套避免在投票日当天出现大量“失踪选民”的可靠系统吗？

此外，竞选活动所耗费的巨款同样令人咋舌，虽然法律明文

限制国会议席候选人花费不超过马币2万及州议席候选人花费不超过马币1万5000，但国阵候选人为竞选而动辄花上马币20万至30万，也不是什么反常的事。

那些花费如此众多来竞选的人，当然不是在做慈善；而是预期这些投资可以得到数倍回报，这就是公共领域贪污行为的源头。

在1978年全国大选中，国阵以极恶毒的竞选方式来攻击民主行动党。他们意图利用“513事件”来恫吓选民，使选民不敢投票给民主行动党。

就在国会解散之后，国阵领袖就每日提起发生另一场“513事件”的危险性，一直到民主行动党在6月17日，选委会召集所有政党讨论选举守则当天集体离席抗议，他们才停止。民主行动党要求，若要竞选守则合乎意义，那么守则必须阐明“任何政治领导人、政党或候选人，都不可以呼吁选民纯粹以种族考量来投票，例如马来人投票给马来人、华人投票给华人、印度人投票给印度人；以及任何人都不得以倘若特定候选人或政党胜出，就会发生流血冲突，或重演513事件一说来恐吓选民。”

令人吃惊的是，当时对民主行动党这项建议反应最为激烈的，竟然是民政党的代表陈忠鸿医生，他后来以微差票数拿下甲洞国会议席。当国阵拒绝将民主行动党的提议纳入选举行为规范时，我党决定离席抗议，以凸显国阵拒绝停止使用513事件来恐吓选民的行为。

据我所知，离席抗议得到了国际媒体在平面与广播的广泛报导，也至少让国阵领袖因蒙羞而节制在竞选时期公开诉诸513恐惧；但这并没有阻止国阵的竞选党工以耳语偷传的方式，散播民主行动党候选人一旦胜出，就会有另一场513事件爆发的传言。

现在，民主行动党赢了16个国会议席，这是马来西亚在野

党有史以来最大的胜利。试问另一场513呢？究竟是谁要另一场513事件发生？

至于媒体的报道，尤其是《新海峡时报》、《星报》、《前锋报》三家报馆，在马来西亚新闻史上从未有过如此“辉煌”的一章。《新海峡时报》与国阵试图携手透过诋毁我党领袖，把他们描绘成独裁、自私自利的人，来摧毁民主行动党。在完全封杀民主行动党的新闻与活动之际，国阵即便是最琐碎而轻浮的文稿，都被刊登在最显著的版位。

例如，《新海峡时报》在6月26日以头版刊出巫统总部抛给民主行动党的五道问题全文，这些问题必然是由巫统总部的文棍捉笔操刀，而且也只有《新海峡时报》有如此“敏锐”的新闻直觉，才认为这些问题这么重要，值得头版完整报道！巫统与《新海峡时报》大概以为，这五道问题将会给民主行动党致命一击，让我们一命呜呼。

当我随后拨电话给新海峡时报集团的主编丹斯里李秀义，询问他《新海峡时报》是否也会把民主行动党的答复完整刊登在头版时，他说：“抱歉，我不讨论这些事情。”

我对丹斯里李秀义自诩有新闻自主的说词一点也不意外！所有人都知道《新海峡时报》这个新闻巨兽也不会跟巫统和国阵领袖讨论“这些事”。他们只是依据巫统和国阵领袖发出的指令办事罢了。假设偶然犯了一些错误，如在巫统或国阵的文告里遗漏了一个逗号或分号，伟大的《新海峡时报》可是会因此而直冒冷汗呢！

至于马华公会拥有的《星报》，自然不是一份报纸，而是马华公会的印刷品。《星报》连自己的主子马华公会，都无法成功促销给人民了，它又要如何把广告卖给大众？